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慕容紹宗

紹宗字紹宗前燕太宰恪之後居千代孝明末從余朱榮入洛
孝莊初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累遷并州刺史又爲爾朱兆
長史行臺天平中行揚州刺史尋行豫州遷青州刺史元象初
進爵爲公除度支尙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遷御史中
尉除徐州刺史進尙書左僕射侯景反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
轉封燕郡公別封永樂縣子武定六年討西魏王思政于潁川
失利投水死贈尙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諡曰景惠

檄梁文

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
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曰立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

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饜其耳目易其心慮悟目風雲
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
于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民爲鳥
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
御日圖南致符上帝援滂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于顧
眎定寶命于踟躕恢之曰武功振之曰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
首識堯舜之心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
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
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
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
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曰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
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
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曰少爲多詎惑愚賤大言曰驚俗驅

窮邪僻，口兵弓作威，曲體脅肩，搖脣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鳩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驅羸國之兵，迫糊口之眾，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盜歲，死亡矢刃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絕，託身上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姪虐，狡猾羣小，縱極貪婪，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刳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俾其禍，慄慄周餘，救死無地，至于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教戒業，躁兢盈匄，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壞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疏，曾不自揆，過桐柏之流，翻爲已害，子亡齊之脣，忽爲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于廢

捐家嫡，崇樹恩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足，有待，良亦多人，二紀于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神祇痛憤，寓縣崩震，于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蹟，激雲雷曰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曰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于是徽略紛紜，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康邦，皇上乘厯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紮南冠，喻曰好睦，舟車遵湖川，陸光華，亭微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聲名淪敝，無或可紀，直曰趨馳便習，見愛余朱，小人明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羣胡，景倚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頸之期，所天蹈族滅之變，雖不能蔽捍左右，呂命酬恩，猶

當慘顏後至，義形于色，而趨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迹驅馳，庶其來效。長鞭利鐵，衛已制之。旣關隴，速誅。每事經略，已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倚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已遊聲，軍機催勒，蓋唯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褊有積，愆悞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蹶，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蛇鼠，願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實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已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繫後，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肯惠親尋，干戈，燹暴惡盈，側首無託，已金陵遁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僞朝大夫，幸災忘義，主鬻干上。

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實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騖，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幅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于我，國家深敦鄰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于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奏款屬路，竝申已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界黃河，望通幽夏，飛雪千里，曾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沍寒方猛，正旣喪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疆兵歲舉，傾河及鄴，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目獨孤如願，擁眾秦中，治兵劫憤，黑獺北備。

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恆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跼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邙山之走，眾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騫之日，遂位在三吏，邑敗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推揚度其眾，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固揚聲起助，計在圖襲，吞淵明之眾，招厭虐之民，舉長淮曰爲斷，仍鴉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鷁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鄰賊忍之心，老而彌篤，納逆叛之詭譎，蔑信義，召猖狂，天喪其神，人重其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兇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覘

二
觀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
九伐，扛鼎拔樹之眾，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
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馭，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蹙，
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蚩蚩兵
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
之佞，蕭譽失志之情，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
行，曰禮，兵動曰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鵠起，
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
尺兒，曰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銜逋倍，
信納叛亡，違卜懷諫，實與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
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曰彼曲師，
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蝘蝓被甲，螭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藿俱
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出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

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微之所

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

魏書蕭衍傳武定六年衍寇通徐州與侯景為聲援仍堰泗水自灌

諺城齊文襄遺慕容紹宗高岳

齊相樂等率眾討之紹宗據行境出云云

孫騰

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從余朱榮入洛例除充從僕射尋為高

歡都督府長史隨府遷晉州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後廢

帝即位除侍中北道大行臺孝武時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

公入為侍中尋行并州冀州相州事天平初入為尚書左僕射

兼司空尚書令除司徒遷太保武定六年卒贈太師開府錄尚

書事諡曰文

上言犯盜宜準律令

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

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為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

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自爲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曰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至如背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自明恆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末。唐書刪罰志。憲憲有司。奏立嚴制。侍中孫賡上言。

賈瑗

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初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介朱榮表爲北道大行臺左丞。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容城縣伯。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遷太山太守。前廢帝卽位。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時。拜廷尉卿。孝靜時。除鎮東將軍。出爲廣宗太守。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授使持節。平州

刺史入爲齊獻武丞相府右長史又行晉州事遷除太宗正卿
加衛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諡
曰明

上表乞評議麟趾制母殺父條

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
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
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間于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鏡
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曆式張琴瑟且調官羽去甚刪泰革弊遷
僿俾高祖之德不墜于地畫一旣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
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
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
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
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

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曰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曰：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于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直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曰：母道不告，鄙臣所自致惑，今聖化清洽，穆如韶夏，食懋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以下，談者諱譁，目明明

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滄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寔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魏書賈

奏請長廣王禪位

魏書賈

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魏書賈

難封君義判

尋局判云。子于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璉曰。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

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菴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曰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曰下文。曰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隱之也。菴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于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曰大義絕有義。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譏之。文姜已告齊襄。使

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于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外惟得告于齊曰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已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已情推理尙未遣惑魏書寶璠傳璠表乞評議璠趾制卽殺父條詔付尙書三公卽中封君議立判璠復難云云事遂停寢

李和之

和之建義初爲長孫稚馮翊王國典祠令

造像記

清信士佛弟子馮翊王國典祠令李和之仰爲七世父母及自己身敬造像四堰願生生世世恆與善會碑拓本

雷紹

紹字道宗武川鎮人鎮將召補鎮佐賀拔岳曰爲行臺長史歷京兆太守永熙末遷渭州刺史封昌國伯卒贈太尉

遺敕其子

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于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敏曰時服事從儉

約

北史四十九

劉仁之

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郎遷彭城王韶定州長史孝武初徵爲著作郎兼中書令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尙書青州刺史諡曰敬

與彭城王韶啟

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

北齊書孟業傳

長史劉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啟韶又見北史八十六

姜質

質天水人一云河東人

亭山賦

司農張綸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天水人姜質遂造亭山賦行傳于世其辭曰

夫偏重者愛昔先民之由朴由純然則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呂明心託自然呂圖志輒呂山水爲富不呂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于物表天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託空而棲有情入古呂如新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尙卜居動靜之閒不呂山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呂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竝旁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侶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踏蹬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堦坪然目之

綺烈鼻之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名，羽徒分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鶴生于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已臻此。藉水木，已翱翔。不憶春于沙漠，遂忘秋于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何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菊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爲神仙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于服佩，須參次于山陲。子英游魚于玉質，王喬繫鵠于松枝。方丈不足，已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邈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陵歛。迺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卻老，半石亦可畱年。若不坐臥兮于其側，春夏兮共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憶。

舊寫本洛陽柳盤記。案北史成淹傳淹子晉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寶

等朋游相好詩賦閒起
知音之士所共嗤笑

魏靈藏

靈藏鉅鹿人爲陸渾縣功曹

造釋迦石像記

夫靈跡誕遺必表光大之迹玄功既敷亦標希世之作自雙林改
照大千懷綴嘆之悲慧日潛暉含生銜道慕之應是已應真悼三
乘之靡憑遂騰空已刊像爰暨下代茲容厥作鉅鹿魏靈藏河東
薛法紹二人等承豪光東照之資闕兜率翅頭之益敢輒啓家財
造石象一區凡及眾形罔不備列願乾祚興遐万方朝貫顯藏等
挺三槐于孤峯秀九棘于華苑芳實再繁荆條獨茂合門榮華福
流奕葉命終之後飛逢千聖神騰六通智周三達曠世所生元身
眷屬捨百部則鵬擊龍花悟無生則鳳昇道樹五道羣生成同斯

慶碑拓
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四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蘇綽

綽字合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九世孫文帝召爲行臺郎中除著作佐郎拜大行臺左丞文帝時爲宇文泰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大統十二年卒隋開皇初追封邵國公

奏行六條詔書

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目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

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志謙，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目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目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目無倦，加之目明察。行此八者，目訓其民，是目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目見而自興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于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于敦朴。

者則質直化于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曰師旅因之曰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衍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曰淳風浸之曰太和被之曰道德示之曰朴素使百姓塵壘日遷于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目消化而不知其所自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曰孝悌使民慈愛教之曰仁順使民和睦教之曰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于人敬讓則不競于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曰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曰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曰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自足者在于地利盡地利所自盡者由于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

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菽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曰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曰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于天朝。其州吏曰下，並牧守自置。自昔曰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未嘗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

外之未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騫是則土牛木馬形侶而非不可言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言充棟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言治民若有材藝而言正直爲本者必言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言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自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

士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目異。要任之目事業，責之目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于是後世稱之不容于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目未遇之時，自異于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

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曰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曰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士，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于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曰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曰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曰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攷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曰，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曰求，則庶

無愆悔矣。

其五卽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已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已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已五聽參之已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於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櫛訊呂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

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矣、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盜赦有罪、與其害善、盜其利、淫明必不得中、盜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盜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曰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盜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曰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曰自古曰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盜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勵百、曰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

二遂則刑政盡矣

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曰守位曰仁何曰聚人曰財
明先王必曰財聚人曰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曰
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
廣雖未遑減省曰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
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
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維紡績起于有漸非旬日之間所
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維麻土早修紡績先時
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
復恐稽緩曰爲己過樵朴交至取辨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
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于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
大式至于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于正長而繫之于守令若
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

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
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周書蘇綽傳又北史六十三

大誥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于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
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
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
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曰厥
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
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
于先王之典訓曰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曰創
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冀惟
武考不震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
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我下武夙夜懋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烝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徵聖植元，后曰：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曰：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百，師民弗克，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臚，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于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報，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于何弗斃，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餘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胤之命，用錫我曰：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暨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迺七德，敷九功，龍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于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曰：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曰：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

武在止戈，徒惟司眾，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曰惠董之，曰威，刑期于無刑，萬邦咸寧，俾人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于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禮讓，則爭奪之萌生，于茲六物，實惟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息，齊之，曰禮，不剛不柔，稽極于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惇其序，萬物百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曰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

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
曰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
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于
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摛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
誓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于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
天之休，克緩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
秦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
五之王，率出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間，惟帝念
功，將反叔世，逃致于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
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
惟帝敬厥始，慎厥終，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
哉，惟茲大誼，未光于四表，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
明訓，率遷于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

周書蘇綽傳自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

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云云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又見北史六十三

七經論

佛性論竝周書蘇綽傳

王正言

正言陳郡人大統中爲七兵尚書

獨孤信復職議

邊將董戎龔行天罰喪師敗績國刑無捨荆州刺史獨孤如願任當推轂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傳首京師論功語效實合嘉賞但庸績不終旋致淪沒責成之義朝寄有違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賊眾我寡難自自固既經恩降理絕刑書昔秦宥孟明漢捨廣利卒能改過立功垂芳竹帛目今方古抑有成規臣等參議請赦罪復其舊職周書獨孤信傳信爲荆州刺史東魏遣高放曹侯景等損國威上書謝罪文帝付尚書議

之七兵尚書陳郡王正言等議

曹續生

續生大統中爲富平令

造像碑

大魏大統五年歲次己未二月乙酉朔廿五日己酉威烈將軍富平令頰陽縣開國男曹續生息延慶直閣都口夫至道空玄非言無旨申其宗真容絕相非刑像何旨表其算是旨現治富平令曹并邑子卅四人等各減割家珍造像四堰上爲帝主永隆諸王公長壽下及邑子

下開碑拓本

岐法起

造像記

大統十六年九月一日佛弟子岐法起造白石像一區爲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家口大小無病耆年常與善俱一時成佛

碑拓本

王方略

造須彌塔記

大魏天平三年歲次丙辰正月癸卯朔合邑等敬造須彌塔一區
仰為皇帝陛下師僧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緣眷屬後為邊地眾
生常與善居彌勒三會唱在初首下生人間侯王長者合邑諸人
所願如是教化主王方略邑師法顯邑師道寶比丘道景比丘僧
惠賈仲郭阿石口曹和唯那劉口口

碑拓本

封君義

君義孝靜時尚書三公郎中

判竇瑗表改麟趾制母殺父條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于父母同氣異息終
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
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
不知其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

汪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芥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曰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固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于法無違于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

魏書竇瑗傳瑗表言麟趾新制母殺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此條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中封君

義立
列云

信都芳

芳字玉琳河間人初爲安豐王延明客後隱于并州樂平之東山孝靜時爲高歡中外府田曹參軍

駁李業興甲子元麻

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麻歲星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麻鎮星在角十一度雷天上鎮星在

亢四度雷今月二十日新厓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

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

魏書律厓志下興和元年命李業興改立卯子元厓事訖

詔曰新厓示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駁

四術周髀宗序

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曰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曰靈憲爲文蓋天仰觀曰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曰渾算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

北史人十九

郭秀

秀字季素范陽涿郡人爲高歡行臺左丞進七兵尚書未拜卒
與楊愔書

高王欲送卿于帝所

北齊書
楊愔傳

于子建

子建河南人武定末爲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夫梵燈遐廡長夜襲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啟其目是日神光未滅
感膺于西胡金儀雖謝夢現于東漢抑亦愍世多艱下生思土運
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電不撓信是苦海
之靈丹酷旱之甘露矣惟此區域號稱舊邦舜禹懷譚之地殷周
畿甸之土晉啟山陽鄭錫河後諡趙稱都入魏爲鎮及秦吞六雄
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爲郡自
茲已還爲河內下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雒，穆穆之化口清。西瞻軹塞，則連山萬壘。東望平皋，則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口，舳舻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爲三魏之遠道。若其沈淪雙吐，丹絕竝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被散成帷，人縈若繖。禮樂尚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遼廓，沁水橫流。源自羊頭之山，發于麻谷之口。滔滔晉域，作紀懷方。引漑過于鄭白，流穢踰于汾澮。但波漸臺雉，岸合崢嶸。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于秋雨時降，水潦口驚。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育岨乘車之義，事切朝涉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子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平泉令京兆杜護宗，前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將軍州縣令扶風馬周洛，殄難將軍溫縣令廣靈燕景裕，征虜將軍郡丞東平李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擗木百里。鷲起來官，共治民瘼。況同覩艱辛，俱看危滯。一物可矜，納隍在念。敬思包鹿濟難之

仁俯口口龜報恩之惠雖無武庫造梁之工術且口沙弥訪津之
慇懃音畺問俗便獲口口軌躅雖亡遺柱在目父口口傳咸屬周
時稱其板楸與城俱廢乃于農隙之月各率祿力口口及口朝文
武口懷熹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
其功共陳心力至廿四日所口便訖不煩遐邇荷擔之勞未傷士
民尺寸之木雖無匪日之美庶省浹晨之費修柱揭目插泉華表
鬱而軼漢紅口交架呂口口綺蘭聯縣而雲布引北山之饒則人
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度記功勒燕然口口文淵
表口口象林之銅作述之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况四生踏駁同
悲欣之境十困還匝勁風電之力若不歸依寶口口口神教遠擬
彼岸之喻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勸之道未宜畫枿之功虛燼乃運
石立碑敬鑄畺像窮般馬之巧盡金牒之饒使四部往來起歎慕
之心六道奔趣識風雲之會其詞曰

清虛曰道正直爲神有一于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至矣能仁行

成元吉德伏波旬其一芒芒禹績眇眇桓功爲魚左衽遜聽前風九

州咸載五等攸同分疆敷土俾侯樹公其二美茲舊甸麗其新邑憑

帶山河苞苴原隰禮樂仍賁風徽猶縉青藜可翦潢流可挹其三粵

余承乏謬廁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虎意等納隍慕彼

醫藥眷此津梁其四渾渾沁水冀道名川既難揭厲又阻口船爰始

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浹斯構已宣其五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

聚沫去齊過牖敬託三尊資憑四部髣髴彼岸依憐可久其六大魏

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己建碑本

宦官

劉騰

騰字青龍平原人居南兗州之譙郡孝文世坐事受刑補小黃

門轉中黃門太和末進冗從僕射宣武時歷中給事遷中尹中

常侍加龍驤將軍拜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進太府卿孝明
卽位封開國子靈太后臨朝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
縣公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尋與元叉幽太后于宣光殿進司空
正光四年卒年六十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冀州刺史太
后反政奪爵發冢

奏請定中宮車制

中宮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

請集禮官日裁其制

魏書禮志四熙平元年
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

詐爲胡玄度等列誣清河王曄

許度等金帛令日毒藥置御食中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日

富貴

魏書元
叉傳

列女

張氏

張氏中山人國子博士高謙之妻

誠諸子

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魏書高

崇附傳

路僧妙

造釋迦像記

大魏普太二年四月廿四日清信士路僧妙爲亡夫造釋迦象一

區願令亡夫捨穢從真神超陸海面奉慈顏願見在眷屬口鍾善

集舍門口口辨比丘僧口口者口文口

碑拓本案爲亡夫造像則路僧妙是清信女豈當

時士女通稱耶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五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一

上前廢帝勸進表

否泰治時，殷憂啟聖，故六飛在御，三石與符，伏惟陛下，運屬子齡，智周萬物，獨昭繫象，妙極天人，寶祿有歸，光宅攸屬，而將安獨善，不務兼濟，靈命徘徊，幽明載佇，伏願時順，謳謠念茲，宗祇用捨，勞疾允咨，人神魏書前廢帝紀長廣王暉建明二年三月至邨南介朱世隆奉廣陵王東門之外行解讓之禮羣臣上表

上太武帝書

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旨賜貧人。

魏書古弼傳太武時上谷民上書

爲太武帝讓沮渠收健書

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

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僞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目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渾，提挈爲姦，罪七也。承敕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目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慾情，蒸姪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醜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悔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

魏書沮渠牧犍傳世祖親征之謂公卿爲書讀之

上言賈相遇石人事

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爲雁門郡吏，入句注西陁，見一老父，謂

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于北方時當大樂子孫永
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老父化爲石人相今七十下

檢石人見存

魏書靈徵志下天與四
年春新興太守上言

上言大石文

往曹氏之世巨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大討
曹而晉氏代魏今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
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開成文字其二石記張呂之前已然
之效其三石記國家祖宗自至于今其文記昭成皇帝諱繼世四
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
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
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封太山凡五字
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錄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
名諱之後有一人象攜一小兒見者皆曰上愛皇孫提攜臥起不

離左右此卽上象靈契眞天授也

魏書靈徵志下眞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

上言積穀

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自買絹積財自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自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百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

魏書食貨志太和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

奏上太上皇帝尊號

昔三皇之社淡泊無爲故稱皇是曰漢高祖旣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太上皇帝

魏書獻文帝紀皇興五年八月禪位太子于暉羣公奏

奏屍異

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
觀者有千百于時人皆異之

魏書曰口口口大和九年有司奏

奏檢罷僧尼

前被敕曰勒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曰避輪課其無籍僧尼
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事隱密其有道行精勤
者聽仍在道爲行凡癩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選其
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

魏書曰口口口太和十年有司奏云云奏可

奏長孫慮乞代父死

慮于父爲孝子于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

魏書長孫慮傳慮列辭尙書乞

代父命尙書奏高祖

祖認恕其父死罪

奏處裴植死刑

孝明初卽位

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
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晰案律在邊合率部眾不

滿百人曰下，身猶尙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眾，誼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案詐律，詐稱制者死。今依眾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眾，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眾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眾，附從主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魏書裴植叔

業附傳兄子植爲度支尙書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尙書又奏

奏尼太后喪儀

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衰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

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

魏書禮志曰神龜元年九月尾向皇太后崩于瑤光寺有司奏云云又見

通典八十

奏太后父依前詔稱太上

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漢汗已流請依前詔

魏書張普惠傳盛太

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曰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密表太后博議議者曰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

奏請許崔光伯解職

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

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

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

愆請宜許遂曰明道教

魏書崔亮附傳亮從父弟光伯爲青州別駕後曰從弟休臨州遠申牒求解尚書奏

靈太后令從之

奏請優賚閭慶胤

案慶胤自臨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己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

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巨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
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降賜百
衣馬求情卽理謂合同賞

魏書良吏關慶傳有司
奏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奏置齊獻武王陵官

齊獻武王勳高德重禮絕羣辟昔霍光陵邑亦置長丞主陵今請
置長一人丞二人錄事一人戶曹史一人禁衛史一人侍一人皆
降帝陵官品一等其侍依舊

魏書官氏志武定二
年十一月有司奏

國號議

昔周秦曰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卽承爲號自漢
曰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
家萬世相承啟基雲代臣等已爲若取長遠應曰代爲號

魏書書道
武紀天

興元年六月丙子詔有
司議定國號臣曰

曰狼見太平郡議

古今瑞應多矣然白狼見于成湯之世故殷道用興太平嘉名也
又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
服魏書靈徵志下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于太平郡譚者曰

遣師援于闐議

十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
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書于闐傳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遣使素目伽上表求援顯祖詔公

卿議之公卿奏

議撰親祀七廟儀

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諷介福適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
朝舊事多不親諷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玉通典禮

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蠶

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

別集爲親拜之儀魏書禮志一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于是羣官議又見通典四十九

王公五等爵有罪降本爵一等議

官人若罪本除名已職當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敘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卽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實爽恩謂自王公曰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魏書刑罰志延昌二年詔議律之制與人坐門下參議皆曰爲

答諸儒問

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不若宜稅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爲祖後服斬與父在異者也通典九十八人案魏時云云

野王縣孔子廟記

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問殺鳴鏑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水經沁水注魏太和元年孔震

度等曰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正令范眾愛河內太守元真刺史
威陽公高允表開立碑于廟浴中劉明別駕呂次文主簿向班虎
劉靈龜曰宣尼大聖非
碑頌所稱宜立記焉

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曰奉蒸嘗

同上

邑主仇池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象記

夫靈光弗曜大千懷永夜之悲玄蹤不遺葉生哈靡導之懺是目
如來應羣緣曰顯跡爰暨口口口像逮著降及後王茲功厥作輔
國將軍直閣將軍口口口口梁州大中正安戎縣開國子仇池楊
大眼誕承龍曜之資遠踵應符之胤稟英奇于弱年挺超羣于始
冠其口也垂仁聲于未聞揮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則九宇
咸駭存侍納則朝野必附彭王衛于三紛埽雲勳于天路南穢旣
澄震傲歸闕軍次口口行路逕石窟覽先皇之明蹤觀盛聖之麗迹
矚目口霄泫然流感遂爲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區凡及眾形罔不
備列刊石記功示之云爾

碑拓本

鉅鹿太守呂顯頌

時惟府君，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日享長齡。

呂羅漢傳祖顯爲慕容垂河間太守皇始初呂郡來降拜鉅鹿太守民頌之

季洪演造像頌

邑子季洪演

夫靈光郁烈，雖體洞埃塵，然一乘覆運，則十躔競發，故釋迦出沒，有其四也。是呂邑義等，皆籍出蘭蕙，秀貫煙霞，悼純暉之日削，懼重闇之年浹，遂相率捨爰圖嘉石，于此爽塏，營像一區，庶踵万品等階十号，頌曰：

湛矣澄源，修哉寶觀，息彼模擬，邁茲陳讚，事等手足，道猶花機，遠邇分津，清濁交判，有釋迴輿，體苞聖達，淨樂蕭然，常我無邊，三徑是填，五蓋修脫，六度告離，雙林顯末，於穆邑義，廣夏之梁，爰樹瓊像，髣髴遺光，功崇先祀，福潤見方，咸踵六吉，永拔宿霜，武定二年

三月一日造訖

禮拓本

弩機銘

正始二年二月卅日左尚方信世作吏李貞巨待詔孟朝師左轉除待詔李昌師造

拓本

石門銘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迴屯夷遞作乍開乍閉通塞不恆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岸崩淪礮闕堙禿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夏斜始開至于門北一里西上鑿山爲道峭岨槃迂九折無呂加經途巨礙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實仗才賢朝難其人褒簡良牧三年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社建旗幡漾撫境綏邊蓋有叔子之風焉呂天嶮難升轉輸難阻表求自迴車已降開創舊路釋嶺磴之勞就方軌之逸詔遣左

校令賈三德領□□□□□□□□□□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機發精解冥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損隰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詔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闊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礮機豁碎險梁及自迴車至谷口二百餘里連輶駢轡而進往哲所不工前賢所輟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無臨深之歎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于是畜產鹽鐵之利紉錦扇髡之饒充仞川內四民富實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迺穴肇自漢皇導此中國已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閭匪梁西帶汧隴東控樊襄河山雖險惟德是強昔惟畿甸今則關疆永懷□□□□在人亡不逢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悠息林望幽長夕凝曉露晝含曙霜秋風夏起寒鳥春傷穹窿高閣有車麟噉威夷石道駟牡其馴千載絕軌百

兩更新。敢刊巖曲，百紀鴻塵。魏永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
廿日戊申，梁秦典籤太原郡王遠書石師河南郡洛陽縣武阿仁
鑿字。

案西壁文後漢永平中開石門，今大魏改正始五年爲永平元年。
餘功至二年正月訖，手開復之年，同日永平，今古同前，極矣哉。後
之君子，異世同聞焉。碑拓本

齊郡王祐造像銘

夫玄宗冲邈，跡遠于鹿關，靈範崇虛，理絕于埃境。若不圖色相，已
表光儀，尋聲教已陳妙軌，將何已依希至象，髣髴神功者哉。持節
督涇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齊郡王祐，體蔭宸儀，天縱淑
茂，達成實之通途，識真假之高韻，精善惡下當有之，二門明生滅字碑木脫。
之一理，資福有由，歸道無礙，于是依雲山之逸狀，卽林水之仙區。
啟神像于青山，鑱禪形于玄石，締慶想于幽津，結嘉應于冥運。乃

作銘曰

茫茫玄極，眇眇幽宗。靈風潛被，神化冥通。舟輿爲本，廣濟爲功。德由世重，道召人鴻。臨觀淨境，口絕塵卦圖形泉后構至雲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福田有慶，嘉應無窮。熙平二年七月廿日造。碑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六終

全後魏文卷五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二

魏故靈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誌銘

君諱紹字元興河內溫人也晉河間王右衛將軍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使持節侍中太尉公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武王欽之玄孫晉河間王侍中左衛將軍贈使持節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諡曰景王曇之之曾孫晉淮南王祕書監遷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晉祚流移姚授冠軍將軍殿中尚書大魏蒙授安遠將軍丹陽侯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簡公叔璠之孫靈朔將軍宜陽子驃騎府從事中郎鎮西將軍略陽王府長史道壽之子君夙稟明頌案此規字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禮義呂成頌頌可證也武億釋作頌誤纂承微烈洪業

方隆生志未遂。己太和十七年歲次戊申七月庚辰朔十二日壬

子

案此年月
甲子皆誤

薨于第。己永平四年歲次辛卯十月癸亥朔十一日

癸酉遷葬在溫城西北廿里記之。

遙哉遠裔。緬矣鴻胄。承符紹夏。作賓于周。貞明代龔。奕世宣流。誕
生夫子。刻纂微猷。崇基方構。嘉業始脩。蘭摧始夏。桂折未秋。感戀
景行。式述遺休。碑拓本

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銘

延昌三年正月

夫人姓孟字敬訓。清河人也。蓋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
妹。夫人資含章之淑氣。稟懷淑之奇風。芬芳特出。英華秀生。婉問
河洲。鼓鐘千里。年十有七。而作嬪于司馬氏。自笄髮從人。檢無違
度。四德孔脩。婦宜純備。奉舅姑。己恭孝與名。接娣娣。己謙慈作稱。
恆寬心靜質。舉成物軌。謹言慎行。動爲人範。斯所謂二宗。厲矩九族。
承規者矣。又夫人性素妒嫉。多于容納。敦桃天之宜上。篤小星之

曾祖彞太倫晉侍中
徐州牧司空義陽
祖暘仲遠晉中書令金紫左光祿大夫
父雍淑和皇魏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
四州
簡公夫人瑣邪王氏父
遵字奉國勃海饒安人也姓氏之興錄于帝圖中葉
者世往傳聞
惟岳之靈挺基仁之德忠本于立
而求名無虛譽
便召女焉太和中

洽于民。正始中，徵爲太尉。高陽王諮議參軍事。王曰：公有古人之風器而禮焉。俄而轉大司農少卿。均節九賦，曰：豐邦用，莅事未幾。遷使持節都督洛州諸軍事，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公之立政，惠流兩壘。平陽慕化，辟地二百方。一江河，成功告老。上天不弔，忽焉降疾。熙平元年秋七月廿六日，春秋七十有六，薨于位。朝廷痛悼，百寮追惜。贈使持節都督兖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兖州刺史。侯如故。加諡曰：惠禮也。惟公爲子也，孝爲父也，慈在臣也，忠居蕃也。治兄弟，穆常棣之親；朋友著必然之信；尊賢容眾，博施無窮；載仁抱義，行藏罔滯；溫恭好善，桑榆彌篤。小子整等泣徂年之箭，駿痛龜筮之告祥，奉靈輜而號慟，遷神柩于故鄉。曰：二年歲次丁酉，冬十月己丑朔九日丁酉，窆于饒安城之西南孝義里。皇考儀同簡公之左，松門承闕，深局長鑣，庶鐫石于下壤，仰誌德于幽泉。其辭曰：倏倏絲緒，帝儻之肩；驛代貞賢，自唐暨晉。明哲迭興，忠能繼儔。在

洛雲居，徂揚岳鎮，氛鯨與虐，金麻道亡。於昭我祖，違難來翔，位班鼎彝，朝望斯光。顯顯懿考，奉構腰璜，依仁挺信，據德樹朋，紉龜出守，入讚台衡，惠露千里，道懋槐庭，清風遙被，徽音遠盈，曰登農武，播稼是司，魏魏高廩，禮教將怡，邊城侯捍，戎氓佇治，秉旄肅命，董牧宣威，方叔剋壯，燕爽遐齡，庶乘和其必壽，泣信順而徂頌，攀號兮罔訴，摧裂兮崩聲，銘遺德兮心已糜，刊泉石兮慟深局。夫人

同郡高氏

父允侍中中書監司空咸陽文公

碑拓本 案此石乾隆中出土

角其銘云帝儻之片儻字猶謾當是帝堯借儻爲之儻又變作儻從人從暹此碑復誤爲儻耳

崔敬邕墓誌銘

熙平二年十一月

祖秀才諱殊字敬異夫人從事中郎趙國李休女父雙護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安平敬侯夫人中書趙國李詵女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誌銘

君諱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殉姓之始蓋炎帝之胤其在隆周遠祖尙父實作太師秉旄鷹揚剋佐撫殷若乃遠源之富奕世之美故曰備之前冊不待詳錄君卽豫州刺史安平敬侯之子胄積仁之基累榮構之峻特稟清貞少播令譽然諾之信著于童孺瑤音玉震聞于弱冠年廿八而雋華茂實已響流于京夏矣被旨起家召爲司徒府主簿納贊槐衡能和鼎味俄而轉尙書都官郎中時高祖孝文皇帝將改制創物大崇革正復曰君兼吏部郎詮敘彝倫九流斯順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副光崇正妙簡宮衛復曰君爲東朝步兵景明初下母憂還家居喪致毀幾于滅性服終朝廷曰君膽量疑果善謀好成臨事發奇前略無滯徵君拜爲左中郎將大都督中山王刺史出圍雋義陽城拔凱旋君有協規之效功績隆盛授龍驤將軍太府少卿臨青男忠勸之稱實顯于茲永平初聖主曰遠海戎夷宣化佇賢肅慎契丹必也綏接于是除

君持節營州刺史將軍如故君軒鎮始邁聲猷已先磨蓋踐壇而
溫膏均被于是殊俗知仁荒嶠識澤惠液達于述遐德潤潭于邊
服延昌四年君清政懷柔宣風自遠徵君爲征虜將軍太中大
夫方授美任而君嬰疾連歲遂曰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
位緒紳痛惜姻舊成酸依君績行蒙贈左將軍濟州刺史加諡曰
貞禮也孤息伯茂銜哀在疚摧號因訴泣庭訓之崩沈淚松楊之
曰樹洞抽絕其何言刊遺德于泉路其辭曰

縣哉遐胃帝炎之緒爰歷姬初祖惟尙父曰周曰漢榮光繼武邁
德傳輝儒賢代舉於穆敬考誕質含靈秉仁岳峻動智淵明育善
曰和獎幹曰貞響發邅丘翼起槐庭慶鍾盛世皇澤遠融入參彝
敘出佐邊戎謀成轅幕績著軍功偽城輒偃蠢境懷風王恩流賞
作捍東荒惠沾海服愛洽遼鄉天情方澁簡爵惟良如何倉吳國
寶淪光白楊晦曰籠雲松區杳而煙邃貌孤叫其崩窆親賓歟而

垂淚仰屬穹而摧號痛尊靈之長祕誌遺德兮何陳篆幽石兮深

遂嗚呼哀哉

碑拓本

濟青相涼朔恆六州刺史高植墓誌銘

君諱植字子建勃海蓀人也

關下

茂烈皆備之園籍家傳不復更

錄

關下

之子君稟靈原之秀

關下

慧口口機口口者顧陽關下求

至道于司衿始此

關下

宣武皇帝

關下

皇帝已

關下

衛

關下

理沈

絕白馳之

關下

我曰方約我曰

關下

心始口奸詐之輩

關下

至德口虛屢

關下

名山口循

君在

關下

口神口

關下

泉

關下

至德口虛屢

關下

名山口循

關下

贖今

關下

豪痛彼蒼者天喪此明公瓊矣哲人惟義是依每

關下

碑拓本

見我君終始許師大魏神龜

關下

正光元年十一月

碑拓本

司馬晒墓誌銘

君諱晒字景和河內溫人也晉武帝之八世孫淮南王播之曾孫魏平北將軍固州鎮大將魚陽郡宜陽子與之子先室屯離宗

介否。乃祖歸國。賞曰今爵。奕世承華。休榮彌著。君有拔羣之奇。挺世之用。神風魁崖。機悟高絕。少被朝命。爲奉朝請。牧王主簿。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從驩驩府上佐。遷揚州車騎大將軍。府長史。帶梁郡太守。在邊有暉略之稱。轉授清河內史。此郡名重。特曰人舉。不幸遇疾。己正光元年七月廿五日。薨于河內城。朝廷追美。詔贈持節左將軍。平州刺史。非至行感時。孰能若此。己庚子之年。亥枵之月。廿六日丙申。葬于本鄉溫城西十五都鄉孝義之里。刊石誌文。而爲辭曰。

君侯烈烈。玉操金聲。高風愕愕。屢歷徽榮。奄然辭住。沒有餘馨。鏃

茲泉石。用銘休貞。

碑拓本

懷令李超墓誌銘

正光六年正月

君諱超。字景昇。本字景宗。後承始族。叔在江左者。懸同。故避改云。秦州隴西郡。後道縣都鄉華風里人也。雅著高節。敦襲世風。言行

足師。興作成準。偷情孝友。因心名義。安貧樂道。息諛遇之襟。介然峻特。標礪焉之操。弱冠舉司州秀才。拜奉朝讀。除恆農都冠軍府錄事參軍事。宰沁水縣。巨政崇治。綽居尤最。爲受罪者所誣。章憲齎誤聽。被茲深劾。除名爲民。于是廿年中。浮沈閭巷。玉潔金志。卓爾無悶。到熙平二年。甫更從宦。補荊州前將軍騎兵參軍事。復作懷令。已受拜垂垂。述職遭疾。正光五年八月十八日卒于洛陽縣之永年里宅。時年六十一。孤貞華首。訖于二邑。門從無兩。遠邇酸恨。懷之百姓。長慕喪氣。雖陳留之哀望。胡季歆不是過也。越六年正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葬洛陽縣覆舟山之東南。玄壤難窮。陵谷時異。刻茲陰石。照序光塵。

泱泱顯族。斂薨西垂。代襲清則。杳炳羽儀。道妙之門。緒風厲斯。惟祖惟考。個儻瓌奇。昌謨迭駕。高燧明規。杳量无隄。玄契不貲。摠脩異貫。員應紛枝。灼灼伊君。山立淵淳。棲真宅正。窺繩履程。懿鑠爲

質醇素用情均治禮世氣重財輕亦既從招旁溢鴻聲隨牒出入
密勿力誠爰拉近邑先邁儀形絕交獨坐化動陰冥尙德貽咎眾
實叵益拂衽歸來飭轅彌帶恂恂鄉閭万殊一會優柔善成无小
无大垂白再仕汎爾沿流階倫稍降盛業愈邁遂作後城士女承
休繼頓方馳盡土悲愁剋節炯言引賞靡微端恭妄竒家俗虛磨
摧彼圯跡事罕篇緇長源未輸深旨仁卷蘊此逸機空生徒返茲
寃易削疇毒難遺楨南疏竦泉房寒遠孀孤內嬾妹弟摧咽式饌
沈石託注幽篆

妻恆農楊氏父談爲邠州主簿息女孟宜年卅六適恆農王始雋
郡中正息女媛姿適遼西常彪侍御史息女仲妃適武威賈子謐
涇州治中息道冲息女婉華息女然顏息女四輝息道逸年十六
息道栖年十三

南秦州刺史司馬昇墓誌銘

君諱昇字進宗河內溫縣孝敬里人也其先晉武帝之苗裔曾祖彭城王禧金聲于晉闕作蕃牧于家邦祖荊州才地孤雄震玉輿于江左來賓大魏爲白駒之客始踐北都逢授侍中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州諸軍事封琅邪王後遷司徒公父曰口口鎮割隴西關右著唯良之績君纂帝王之資憑萬乘之肩夙慧早成絕于羣輩君志性貞明稟撻鯁直又能孝敬閨門肅雍九族鴻才峻邁聲溢洛中曰孝昌二年釋褐太尉府衛參軍又除懷縣令雖牛刀恥雞且錦遊邦里莅政未幾禮教大行君臨茲百里承流敷化故能申述典謨奉遵皇猷使盜息如奸藏令行如禁止懷邑之民咸稱良翰方席好爵而窮仕路極纓冕曰官王寮如天道無徵弔善徒言遭疾一朝哲人云亡曰天平二年歲次乙卯二月廿一日春秋卅有一薨于懷縣贈使持節冠軍將軍都督南秦州諸軍事南秦州刺史曰其年十一月七日葬于溫縣但曰日月

不停遷窆有期墓門刊誌勒銘泉扉其詞曰

盛矣修源發業晉軒隴西之子琅邪之孫如冰斯潔如玉之溫往賢謝美今儁何言慕武彭城承流全晉萬乘之冑龍德之胤辰極方高蒼海比濶崇基卓立鬱矣孤峻少播令問弱冠飛聲克壯集譽讀彼槐庭帝嘉明德作邑懷城義風烟舒道化雲行才明不壽自古在先顏生二九菱哲殲賢之子之亡如仕之年永辭白日甚歸黃泉遠送平原葬于溫縣隴樹冬寒夏凝霜霰勒銘德埏誌其鄉縣萬歲千齡誰問誰見

碑折本

齊州刺史高湛墓誌銘

元象二年十月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也靈根遠秀啟慶兆于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于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皆所自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昭武烈望擲中夏惠沾朝野愛結周行考侍中尚書令司

徙公英風秀逸，儁氣雲馳。虬頤帝鄉，威流宇縣。君稟慶緒于綿基，挹餘瀾于海澳。幼尚端凝，長好文雅。非道弗親，唯德是與。逍遙儒素之間，慕申穆之遺風。徘徊文史之際，追牧馬之逸蘓。至于憑春灑翰，席月抽琴。邁昔哲已孤遊，超時流而獨遠。熙平啟運，起家爲司空參軍事。轉揚烈將軍羽林監。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君文武兩兼，忠義奮發。還城斬將，蠻左同歸。朝廷嘉其能，縉紳服其義。假驩賧將軍，行襄城郡事。君著績旣崇，賞勞未允。尋除使持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荊州刺史。于時僞賊陳慶率被攻圍，孤城獨守，載離寒暑。終能剋保邊陲，全怙民境。復除大都督行廣州事。享年不永，春秋卅三。元象元年正月廿四日，終于家。皇上動哀，能言灑淚。迺有詔曰：故持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假鎮軍將軍、揚烈將軍、員外羽林監、行南荊州諸軍事、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高子澄，識用開敏，氣幹英發。擁攝蕃翰，誠効剋宣。臨難殉軀，奄從

非命言命遺績有悼于懷宜申追寵式光往烈可贈假節督齊州
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粵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遷葬于故
鄉司徒公之塋千秋易往萬古難留故鐫石泉門曰彰永久其詞
曰

丹虬降祉姜水載濤大人應期命世挺生垂竿起舉罷釣流聲經
綸宇宙莫之與京眉司下蕃公衡上宰既顯營丘復擿東海四履
流芳五城降綵繁柯茂葉傳華無改伊宗作輔忠義是依清盪昏
霧橫歸塵飛日月再朗六合更暈玉帛斯集福祿修歸仁壽無遠
積善空施風酸夏草霜結春池崑山墜玉桂樹摧枝悲哉永慕痛

矣長辭

碑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五十七終